

汉皋话旧

武汉名胜

武汉印象近记

迷津里的珞珈

汉口之忆

东归江行日记

扬子江上的倦游者

黄鹤楼

江流千古说长桥

古塔秋影

碧潭观鱼记

高山流水古琴台

我的心仍在武汉

汉味三吃

名人看名城

武汉印象近记

印 象 近 记

周翼南王稼句 编

上海画报出版社



名人看名城丛书

武汉印象近记

周翼南 王稼句 编

上海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汉印象近记/周翼南等编著. —上海:上海画报出版社, 2002

(名人看名城丛书)

ISBN 7-80685-034-1

I. 武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9750 号

策 划 倪墨炎 邓 明

责任编辑 戴欣倍

装帧设计 许尤佳

技术编辑 李 荀

武汉印象近记

周翼南 毛稼句 编

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25 印数 0001—3200
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85-034-1/J·035

定价 14.00 元

丛 书 小 引

名城是名人的摇篮。许多名人诞生在名城,成长在名城,创业在名城。他们是名城的优秀儿女。

名城是名人的荟萃之地。许多名人到名城探访,到名城参观,到名城学习,到名城旅游。他们是名城的嘉宾贵客。

名城与名人,相得益彰。

名人写名城,从他们各自的视角,写出了名城的特点、亮点,写出了名城之所以令人流连忘返的秘密。

我们汇集名人写名城的文字,主要是散文,让读者从各方面了解名城,从而热爱名城,同时还可以从美文中得到艺术的享受。

为了便于了解名城,我们辑集了不少名城的照片,力争图文并茂,以使读者赏心悦目。

编 者

新世纪元年元月于上海

目 录

丛书小引	编 者	
武昌首义亲历记	邓汉祥	1
在汉口激战的十六天里	龚松珊	7
武汉三镇	陈博文	12
武汉名胜	晨 钟	19
关于《汉口民国日报》	沈雁冰	22
汉皋话旧	姜亦温	25
武汉巡礼	程志政	30
我参与创办《大光报》的经历	徐铸成	35
武汉印象近记	张常人	38
武高鳞爪	程发轫	44
忆武汉大学图书馆	苏雪林	48
迷津里的珞珈	冶 人	53
在武汉	胡 风	57
记“文协”成立大会	老 舍	64
保卫武汉的决心	茅 盾	71
武汉行	池田幸子	73
慰劳汉阳伤兵	凌叔华	80
武汉第一次空战	马识途	86
从临汾到武汉	埃文斯·福代斯·卡尔逊	90
汉口之忆	裘红蕤	95

东归江行日记	叶圣陶	98
顺流来武汉	凡 言	103
武汉初见	潘泰封	107
扬子江上的倦游者	王平陵	117
黎明钟声	刘白羽	121
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	曾 卓	128
大江东去	曹聚仁	134
黄鹤楼	曹聚仁	142
芳草萋萋鹦鹉洲	曹聚仁	148
古时的汉口	钟叔河	151
江流千古说长桥	黎少岑	155
古塔秋影	胡发云	159
碧潭观鱼记	邱胜威	163
高山流水古琴台	李建纲	168
跨世纪的桥	徐 迟	173
我的心仍在武汉	姚雪垠	180
汉味三吃	周翼南	185
编后记	编 者	193

武昌首义亲历记

邓汉祥

辛亥年时，我正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，已读完二年级，正在准备毕业考试。这一届同学分别来自鄂、湘、滇、黔、桂、陇六省。其中，云贵二省同学组织了同乡会，我被选为会长，常于星期日约集同学到云贵公所会聚，阅读书刊，揭议时弊。

十九日（10月10日）夜起义枪声一响，陆军中学学生奔走相告，群起响应。云贵学生因平时有同乡会的组织，即以此为依据，成立学生军大队，共三百余人。推我为大队长，席正铭（贵州沿河县人，文学社社员）为副队长。第三陆军中学在城外五里多路的南湖，队伍到楚望台的军械库时已经天亮。这时吴兆麟在该处指挥。吴对我说：“你把队伍带到咨议局去听候安排。”我即将队伍带到咨议局，有吴醒汉、李作栋及邓玉麟在该处安排、联络。李作栋对我说：“邓队长，跟你商量一下，藩台衙门有很多银钱、款项，叫别人去不放心，请你的队伍去守藩台衙门吧。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吴醒汉说：“那就这样，你叫一个人带队伍去，你本人就不要去了，在这里等着开会。”我即派席正铭去，自己在咨议局等候。

一会，黎元洪骑一匹大马来了。他身穿一件灰色长袍，由吴兆麟等人陪着。等在咨议局门口的人立刻列队，吹欢迎号，黎一声不响。后又陆续来了不少人，大家进入咨议局会议厅开会。黎元洪坐在主席台上一言不

发。发言的有汤化龙、吴兆麟、吴醒汉、张振武、蔡济民等。除议决设军政府举黎元洪为都督，并决定有关新国家事宜外，也有军事方面的提议。第二天，继续讨论，有提议破黄河桥以阻北军南下的，有提议守武胜关以扼要冲的，但都感到兵力不足。于是，决定招兵，成立步队四协，推吴兆麟、杜锡钧、成炳荣、张廷辅为协统。杜锡钧说：“都督左右还要有人帮忙，我愿到都督府。”于是另荐何锡蕃担任第二协统。此外，军政府设有四部：参谋部、军务部、政务部及外交部。

四协成立后立即加紧招兵。第八镇已星散的老兵及解甲归田的湖北新军士兵，一呼百应，迅即募足。第一个战役是在漕口与北军对仗。革命军士气极旺，百姓亦全力相助，加以炮队训练很好，所用的是德国克虏伯造的新炮。清军则有炮队而无炮弹。是役革命军三战皆胜，缴获枪械、弹药、輜重甚多。革命军唱凯而还，并将武汉三镇商店中红布购买一空，每人结一个英雄结挂在胸前，沿街四处游行庆祝，商民人等都致敬欢迎。

这时黎已视事，感到不妥，就说：“打了胜仗，应将敌人消灭之，或固守阵地，否则敌人反攻，当何以对付？”故又将上述打胜仗的队伍集中，并增添人员，上前线与北军对阵。此后互有胜负。二十一日（10月12日）以后，军政府及都督府各机构次第成立。继前四部之后，又成立交通部（部长李作栋）、财政部（部长胡子笏）、总监部、军令部、稽查部等。最初李作栋叫我去交通部当科长，隔日杜锡钧（时出任军令部长）来找我去军令部当参谋。我说已答应李作栋去交通部，杜说：“已和李作栋谈过，军令部亟须能拟文电的人，你笔下不错，来军令部可发挥你的长处。”这样，我就到了军令部。最初，我负责打电报给各省报告战况，以后又和唐仲寅（参谋）兼管检查每日报纸。黎元洪、杜锡钧的文电稿都叫别人代拟，我亦常替他们拟稿，因此得以逐渐和黎元洪熟识。不久，

黎元洪升我为一等参谋,指定我接待湖南、江西及贵州援助湖北的军队,我一直留在都督府内,军政府及都督府的事常得以见闻。

当时清廷闻风丧胆,先以陆军大臣荫昌率永平秋操队伍两镇南来,以后无奈又起用袁世凯,并派冯国璋率北洋劲旅前来与革命军对敌。九月初七日(10月28日)黄兴来到武昌,因为这是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到了,所以革命军方面军心、人心大振,无不欢欣鼓舞。黎元洪请黄兴到汉口指挥军队。黄兴毫不犹豫,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革命军得知后大为振奋,乃在汉口各处高楼大厦上遍插写有“黄兴”字样的大旗,并传说黄兴带来若干人马、军饷等。清军不知虚实,在两天左右的时间内未发动重大攻势。到初九、十两日,北军以优势兵力与革命军在汉口大智门一带激战,巷战持续二日夜,至十一日汉口失守,黄兴率革命军退到汉阳,隔汉水与北军对峙。这时黄兴指挥下的有湖北、湖南及江西的军队,加上武



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起义门

吕的湖北军队,总兵力约三万人左右。十月初六日^①,黄兴到武昌会见黎元洪说:“现在各地纷纷响应,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超过全国半数以上,如能攻下汉口,起义的省份将更加多,清廷势不能支,非垮台不可。”又说:明早拂晓,炮一响,他就带领汉阳的军队过汉水,进攻汉口,武昌军队则由汉阳门上船,渡长江,攻击汉口正面。他还要求组织湖北的敢死队,偷袭北军炮队。黎元洪当时是黄兴怎么说他就怎么说,于是就这样决定了。第二天拂晓,黄兴按计划进攻汉口,但武昌方面军队无法在汉口登岸,而且没有任何敢死队去偷袭北军炮队。这时已到上午九点,黎元洪就叫我到黄鹤楼去看看情况究竟如何。

由武昌进攻汉口的军队坐在用小火轮拖着的民船上,当船接近对岸时,就被藏在沿江破屋中的北军用机枪猛烈打射,无法靠岸,只好退下来,如是数次均未成功。我去看时,小火轮已与载军队的民船脱节,民船被江水冲往下游。这样,由汉阳方面进攻汉口的革命军就独力难支。十月初七日(11月27日)下午,黄兴败退汉阳。过汉水时,革命军淹死者很多。北军随之进攻,黄兴又由汉阳潜走武昌,于是汉阳于七日下午四时失守。

十月初八日(11月28日),黄兴、黎元洪等集合有关军政人员在武昌都督府开会。黎先请黄兴总司令报告战况,黄在发言中怒气冲冲地指责湖北、江西、湖南及武昌方面鄂军如何不协调,作战不力,不听指挥,以致汉阳失守,并无只字责己。他的话激起众怒,有人指责黄兴说:“你是总司令,谁不听指挥,你可以撤换他,处罚他,甚至杀他的头。你身为总司令,自己不负一点责任,天下有这种道理吗?”众人拍案争吵(因都督府设在咨议局,每

^① 误,应为九月二十六日(11月16日)。

一与会者前均有一桌子),声震屋宇。此时黎元洪起立发言,他说:“各位同志息怒(这是我生平首次听见他说话中用‘同志’一词),让我说几句。”他讲话的大意是,胜负乃兵家常事,但本处得失决非仅关系到一处城池,而是全国人心所系,影响很大。如不用理智而用感情,则将徒长清廷志气而灭自己威风,尤其重要的是影响各省意志。如果连首义的武昌都闹不团结,他们也将灰心,而北军亦将谓革命党不能成事,所以这件事决不能动意气。现南京指日可下,孙中山先生即将回国,所以我们想请黄总司令到上海与孙先生共商大计,我们尽量在湖北撑持到清廷瓦解,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他又说,江西、湖南等军队,派到汉阳去听黄总司令指挥,又不是他训练的,有的军队是临时凑集的,指挥不便也是意料中事。黎元洪最后说:“现在请大家商量一下如何收容退下来的军队和民船,我现在陪黄总司令上楼去休息一下。”于是黎偕黄上楼去了,第二天黄兴遂离武昌去上海。

十月初九日(11月29日)上午九点钟,有孙武、饶汉祥、杜锡钧及我等九人陪同黎元洪在都督府准备吃早饭,忽报汉阳龟山炮台对准都督府开炮,但都督府设在蛇山脚下,龟山炮台打不着,只是从头上飞过,落在门口拴马处,打死了几匹马。这时孙武就说,到洪山去吧。他去叫了七乘小轿,于是黎骑马,我们坐轿到了洪山下的一所庙中,略事休息。但孙武并未和我们一同走,他留在武昌军务部处理军务了。黎等议论在洪山设都督府,黎叫我去武昌找孙武,商谈布置汉阳退兵守武昌的事宜,并收集江中民船,不要为敌人所利用。我去了一个多钟头才回来,见庙中诸人均已不在,只是在庙门口有一匹马。我骑上马就去追赶,直到三十里外卓刀泉的关帝庙,见人马都在,我冲进去,见黎夹着一块猪耳朵正在吃早饭,见我即说:“你来吃饭,吃猪耳朵。”我便大胆地说:“都督说都督府设在洪山,为什么又要走呢?”黎

说：“都督府离火线太近不好，我们往葛店去，那里有兵船，电话、电报都方便，都督府设在那里很好，吃了饭我们一道走。”于是又走了三十里，到了王家店，停下休息，并在民房内（时民房已无人）翻寻食物作了饭，吃了继续走。刚走到半路，忽然后面一人飞马赶来，大叫站住！站住！原来孙武派人来了，说袁世凯派来的代表由英国领事陪同议和来了，请都督回去。黎初尚踌躇，后遂决意回去，至此即形成南北停战议和的局面。

——录自《辛亥革命回忆录》，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 8 月出版

在汉口激战的十六天里

龚松珊

辛亥年，我刚满21岁，先在新军三十标二营当通讯员，后又下棚当兵。10月10日（即农历八月十九日）清晨，彭、刘、杨三烈士就义后，我标右队排长张廷辅继而被捕，消息传至我营，有人说机关都被破坏，也有人说，名册已被搜去，清吏正在按名逮捕。一时人心惶惶，不知所措。这时，我队革命党代表王文耀等立即秘密集会，认为必须及时发难，力挽危局；并派出代表与各方联系后决定，由工程八营首先发难，以枪声为举事信号。

待到10月10日起义枪声一响，三十标第二营驻武昌的约200人（另有两队驻汉口），和第三营全体响应，投入战斗。

10月11日武昌全城底定，军政府成立，我所在的三十标编为第四标，标统为谢元恺（原任三营左队队官）；于10月17日开往汉口刘家庙，抗击南下清军的反扑。

清军刚刚开到，前线兵力不过千人，大队人马在三道桥以北。民军针对这一敌情，立即向清军发动进攻，当推进至刘家庙西北时，敌舰开来助战，因炮火猛烈，民军多系新兵，一时不能取胜，只得暂退大智门一带。这时，民军后援部队中的机关枪队，以及敢死队队长方兴、马荣等先后率队到达；清军立脚未稳，即被杀得大败，死伤无数；民军又占领了刘家庙车站。不多时，清军组织

反攻，水陆两路并进，炮火密集，民军只得且战且退，居民及工人纷纷赶来助战，拆毁铁路，使清军一列火车出轨翻覆，但民军亦有较大伤亡，管带赵承武、排长刘国璋及雷世恺等人牺牲。

就在10月18日这天午后5时，一列火车满载清军向刘家庙增援；民军集中炮火，猛烈轰击；加上群众助威，一时枪声、炮声、杀声、喊声，惊天动地，敌军闻而丧胆，开始向三道桥以北溃退。从而截获了清军粮食600担，子弹400箱，背包、雨衣、皮鞋各3000件，帐篷400床。附近居民及铁路员工主动担任后勤，争相搬运战利品，老人妇女为民军烧茶送水，商会亦专备食品慰劳民军。

当晚7时后，清军主力又进抵丹水池、头道桥一线，民军第四标标统谢元恺率步兵二营、炮兵一营，利用铁路沟堤掩体，向清军开始攻击，双方各以优势地形，相持约二小时。这时，步兵管带杨传连率队冲锋，将清军压至二道桥一线。

第二天下午（10月19日），民军暂在造纸厂设防；敢死队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，向汉口之敌进攻，颇有收获。这时军政府任命谢元恺为前敌司令、徐少斌为前锋司令，第二协所部均在造纸厂集中待命。10月20日，徐少斌率队前进至二道桥以北地带，向清军阵地猛扑，不料遭到清军伏击，徐少斌身中机关枪弹数处，壮烈牺牲。

10月21日谢元恺率队再攻三道桥，因在桥上目标过于集中，清军用机关枪密集扫射，民军伤亡较大，只得退回原阵地，修筑工事，再图出击。相持至10月27日，清海军偷袭江岸，向民军阵地侧面炮轰，民军猝不及防，死伤近500人（汉口占德寺的烈士公墓，就是埋葬这次牺牲的先烈之处），只得退守大智门。

正当民军一时失利的关键时刻，民军内部出了汉



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

奸。指挥官张景良原系清军标统，苜义那天随革命军反正，因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，懂得军事，大家公推他担任指挥，不料张景良甘心投敌，趁此生死关头，原三十标第一营后队队官罗家炎任弹药军械官，仅发给士兵每人子弹两排，子弹打完即伏地待援。实则借此迫使民军放下武器，束手就擒。而张景良本人此时尚在散生路（即现在江汉路），袖手旁观。不久，果然清军分两路压境，一路由三道桥正面而来，一路由姑嫂树侧面进攻，民军不支，伤亡较重。张景良与罗家炎这两个阵前通敌的败类，最后终于自食其果——被军政府枪决。

为了重鼓士气，谢元恺亲自出任前线司令官，第二协在右，第四协在左，分头并进；清军虽然炮火猛烈，民军在进抵刘家庙附近时，谢元恺一声令下，士兵立即枪上刺刀，杀声震天地冲入敌阵，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，杀得清军丧魂落魄，弃阵而逃，刘家庙遂为民军克复。可是民军连日奋战，亦已疲惫

不堪，10月28日，清军大批开到，第四协协统张廷辅受伤，大智门弃守。谢元恺又亲率民军几次往返冲杀，虽然重创了清军，但民军连日伤亡亦近2000人之多。这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遗骸，由中国红十字会自动出面，收葬于汉口六大堆烈士公墓（即球场街辛亥革命烈士陵园）。

10月30日，谢元恺与炮队队长蔡德懋商定步炮配合作战方案，由谢元恺督队在前，炮队在后发炮掩护进攻。但当炮队向前推进途中，被清军发现，用新运到的十厘米大炮，集中火力向我炮队猛轰，我炮队官兵伤亡较大，蔡德懋亦中弹牺牲。谢元恺得知蔡德懋牺牲后，义愤冲天，拔出指挥刀，带队冲向敌阵，因目标过大，亦中弹阵亡。民军只得退守散生花园一带。在谢元恺烈士亲自指挥下的这两场激烈的战斗，真可说是杀得鬼神皆惊，尤其这几位英勇战将，以及敢死队队长马荣、李忠义、李继等为国捐躯的壮烈情景，的确令人崇敬，终身难忘。

10月31日，清军以步兵一标，由后湖堤迂回民军右侧，猛攻我阵地；用退管炮数尊，以引火弹射击，烧毁大批民房，民军不支，渐退至张美之巷、六渡桥、满春路一带。此时，军政府在武昌组织老兵及学生军千余人，渡江支援汉口，郭秉坤率尖兵连，攻散生路之敌，夺回已失去的山炮四尊、子弹数十箱。熊秉坤又率队向硚口，将近面粉厂，与清军在铁路外遭遇，清军火力甚猛，民军又有大量伤亡。同时，清军又已控制汉口市區，置机枪于高大建筑之上，居高临下，民军终于无法支持，于11月2日分路撤退汉阳、武昌。

以上是我参与汉口之战16天的亲身经历。当时仅凭一腔爱国热血，投身革命战斗，对革命真理尚不深知，今日回忆往事，革命先烈们的种种神情，犹历历在目，可歌可泣，现在我已年逾九旬，余年有限，惟望台湾早日回

归祖国，共图四化建设大业，以慰孙中山先生和无数先烈在天之灵。

（晓仙整理）

——选自《武汉文史资料文库》